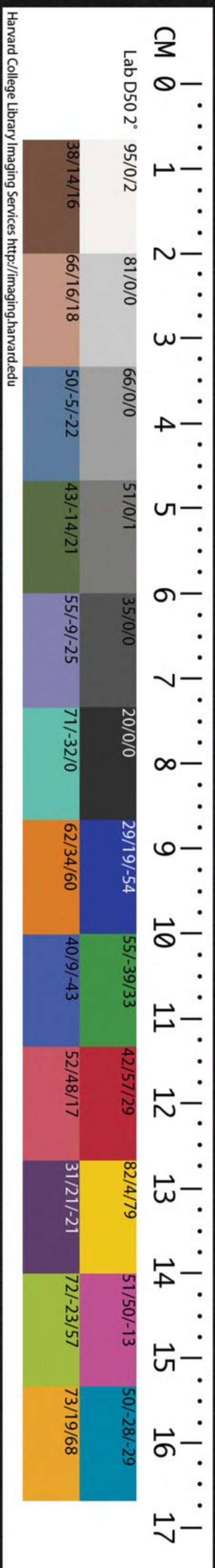


15

T2662/1133(1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紀三十二

起紹興甲寅十月盡紹興丁巳八月凡三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六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初張  
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規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  
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  
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



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  
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  
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  
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癸未  
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  
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  
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

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董  
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喜卽引兵至江口距  
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  
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  
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  
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  
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  
於天長之鷓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  
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  
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



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爨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



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自劉豫僭  
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十一月壬子下詔  
聲其罪以勵六師 已未張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  
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  
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  
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  
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  
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  
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  
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

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二十餘里金人  
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至金粘沒喝言  
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  
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仁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  
代之飭勵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撻懶屯泗州  
兀术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  
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  
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  
文書示之兀术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



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也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

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



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荆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

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



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

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



宋資治通鑑卷三十三  
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暗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剌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卽亶也至是金主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吉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爲后復



宋史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  
臨安 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  
人知其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 宜且同在  
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  
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  
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丁亥吳玠聞  
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  
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  
復擊敗之 己丑作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

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  
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  
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  
迎神主奉安帝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  
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  
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  
中原不報 閏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總制司命戶  
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  
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  
和間陳享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



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狀頭子錢二  
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  
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  
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歛多矣帝從之至  
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折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  
餘萬緡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  
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急討  
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  
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罷  
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

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  
柴叔夏爲崇義公 甲子大皇上帝崩于金年五十  
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曾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  
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  
曰爲臣子聞父君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  
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  
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  
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儂薄巧佞之資濟  
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



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  
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  
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  
甚焉爾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文靖公楊時卒時奉  
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  
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從  
彥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  
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  
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請極者豫  
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  
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  
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  
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  
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態豪  
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  
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蘓使金中書舍人



胡寅上疏言女貞犯驚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旣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蘩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已且以孟庾知樞密院事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瑗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



致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六月乙巳行常州布衣  
陳得一所造統元歷 岳飛奉命討楊太于洞庭而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  
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  
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  
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  
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  
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

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  
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  
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  
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  
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  
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  
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  
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  
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



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  
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  
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  
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  
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  
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  
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  
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

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  
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揆鍾子儀周倫詣  
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  
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  
言爲讖云 秋七月己卯孟庾罷 冬十月張浚還  
自潭州時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  
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  
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  
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嘆置之坐隅 乙卯以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 十  
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初金人陷洛焞闔門  
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  
從以兵恐之焞自涪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  
之因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  
仲舉以自代 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蒙  
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  
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紹興六年春二月甲寅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  
通與金將牙合勃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  
至六烽俱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  
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  
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  
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癸  
亥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  
韓世忠屯楚州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



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晏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岳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起復爲京湖宣撫副使 六月甲寅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地震求直言 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號 八月庚子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

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且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劉光世復壽春 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辨于轉運使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州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以益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作備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亦以

母喪去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遂命秦檜孟庾畱守並叅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陽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



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  
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如平江 岳飛遣王  
貴郝晟董先下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  
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  
飛奏進取中原不許壬午召貴等引還鄂州劉豫聞  
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  
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  
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  
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  
無休期從其請則豫叔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

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  
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冬十月丁酉豫  
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  
犯合肥猓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  
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  
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  
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  
州以與張浚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皆張賊勢以聞浚以書



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  
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  
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  
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  
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  
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  
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  
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  
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

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  
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  
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  
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  
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  
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  
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  
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  
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  
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



如甬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賦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死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

皇后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張浚在江上遣叅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趙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文德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 己未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願頤死遂無傳焉

狂言恠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子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詔移蹕建康 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薜還自金始聞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  
浚又請命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  
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  
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  
墮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  
臣遙拜淵聖中丞廖綱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  
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  
以秦檜爲樞密使 金初用司天楊紱所造大明  
歷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庚子遣王倫如金爲  
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  
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辛未帝如建康



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韋氏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已卯下詔遙尊爲皇太后 劉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丁未岳飛自鄂入

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鬻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



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叅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壓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忤浚卽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宜撫判官監其軍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

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



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  
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典祠 六月乙巳  
沈與求卒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  
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累詔趣岳飛  
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  
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  
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  
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  
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

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  
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初金主吳乞買召粘  
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  
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  
賄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  
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  
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  
衆 秋七月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八月以  
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鄧瓊副之  
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



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社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社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略况小嫌邪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

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乙未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下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起紹興丁巳九月盡紹興庚申六月凡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七

九月壬申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機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流涕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否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



都督府亦罷 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丁酉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旣  
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  
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  
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  
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  
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  
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  
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  
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

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  
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丙寅以尹焞  
爲崇政殿說書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  
爲行資命曹臣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  
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  
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  
送焞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  
見命爲秘書郎兼說書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十  
一月丁未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由粘沒  
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直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术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

門下馬逼豫出見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亦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仍以鉄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畱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



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癸未王倫自金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

戊戌張守

罷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二月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



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  
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  
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  
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  
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  
挺然獨秀者也 戊寅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  
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  
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  
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

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  
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三月庚寅  
以劉大中叅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 壬辰以秦  
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  
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  
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  
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  
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  
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甲午陳與義罷初朝  
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



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一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丁未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晉守訛魯觀曰我以地

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親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



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  
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  
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  
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  
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  
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金以  
經義詞賦取士 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秋七月辛  
亥彗星見 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  
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

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  
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  
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  
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略倣中國之制立省寺  
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  
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爲之參定其制  
金會寧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  
故名金源初稱爲內地至是陞爲上京會寧府改遼  
上京臨潢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  
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



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  
爲侍御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  
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鄜  
延故將李世輔綏德清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  
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  
犯鄜延經略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  
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  
二疋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  
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  
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

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  
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  
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  
及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  
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  
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  
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  
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  
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卽  
遣王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



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進鄜城縣急遣人告求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

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奏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孝悌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



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替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畱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王倫至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



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

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



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  
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  
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十一  
月甲申以孫近參知政事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曾開當草國書辨其體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  
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  
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  
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  
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  
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

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  
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  
耳然猶慮羣言 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  
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  
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  
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  
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  
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  
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

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杭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不職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使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



宋史通鑑 卷三十三  
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率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况金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

道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



宋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  
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  
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  
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  
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  
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王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  
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  
檜曰公可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  
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叅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  
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旣受命  
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  
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甲戌以  
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紹興九年 春正月丙戌以金國通和大赦河南新  
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  
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  
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  
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



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  
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守信誓數年之後  
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平指瑕造釁肆無  
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  
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  
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  
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  
難者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  
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

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  
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  
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命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  
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  
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  
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十一  
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  
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  
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  
九廟入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  
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褒等往  
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以尹焞  
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  
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  
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  
焞太常寺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

爲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交割地界又  
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廷實爲二京宣諭使廷實  
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  
暴露廷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  
迴爲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  
京 吳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  
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三月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



宿毫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术遂自祁州  
渡河而北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簽書樞  
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制以楊  
政爲熙河經略使吳璘爲秦鳳經略使屯內地以保  
蜀郭浩爲鄜延經略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  
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吏部尚書晏敦復力  
詆和議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  
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  
踰月罷知衢州 李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

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唃訛爲陝西招撫  
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唃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本部軍歸國啜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啜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詣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  
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五月丙午世輔  
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六月  
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  
宗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武安公吳玠卒玠  
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  
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  
下嚴而有恩虚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  
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  
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自富平  
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  
人思之立祠以祀士褒張燾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頴  
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  
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  
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  
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  
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  
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  
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

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  
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讞 金宋王蒲盧  
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堯王訛魯觀爲左丞相  
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  
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兀朮  
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  
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  
孟庾至汴倫卽解留鑰將使之赴金國議事行至中  
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  
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



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祕之八月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爲伍耶遂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知邵州王彥卒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置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



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紹興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忠定公李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

人所畏服如此○朱熹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

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狩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

五月己卯金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牟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



寇兀术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

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楫聞之喜 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居所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六月己酉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



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

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之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用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兵候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



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  
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  
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  
金游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  
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  
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  
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  
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  
爲門至是與許清葦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  
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疆弩

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  
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  
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克募壯士五  
百夜所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  
之金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  
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噐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  
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  
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卽聚金人亦不能測終夜自  
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  
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



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  
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  
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  
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  
誤國之罪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  
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  
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  
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  
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

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鷲  
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  
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  
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  
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  
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  
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  
且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  
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  
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輒



病徃徃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

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



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宋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終

終



